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六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

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綬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

案綬

集將軍不常置乃王浚所假

以續子父爲督護續綬懷流散多歸附

之石勒既破浚遣父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父爲督護旣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

帝

周家祿校勘記曰遺誤遺

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

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父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

周家

祿校勘記曰當作散入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

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

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

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

武邑內史存晉書校文三曰此稱內史下文稱太守一篇之中稱謂無定如此孫惠傳忽稱安豐

內史忽稱安豐太守與此一轍與文鴛率匹磾眾就食平原爲石季龍

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

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

文鴛屯濟南黃巾固東晉疆域志曰歷城縣有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

求和俄而匹磾率眾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

乘虛圍績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績率眾出救季龍

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績降其城御覽六百四十四趙書曰

後石率精騎五千襲邵績一戰生擒績於青丘銚預拳

手於襄國青陽城門頓頭稱囚魏地形志曰厭次縣邵城郡

城邵績居之號邵城寰宇記六十四曰厭次縣邵城郡

國志云後爲厭次城是也卽晉邵績屯兵此城石虎擒

之因名邵平城後卽單呼邵城又曰富平故城漢縣廢

城在陽信縣東三十里富平故城是也按十六國春秋

云內黃人邵績自號冀州刺史屯富平城旋爲石季龍

所擒卽此城案樂氏兩載邵城分列厭次陽信之下必
有一誤績誤作績本傳作安績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
陽人樂氏作內黃亦恐不確
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碑
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旣聞績沒下詔曰邵績忠烈在公
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

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
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
眾一以續本位卽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
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
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
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
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
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
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
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

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繫鼓之刑囚之恆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旣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

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績被獲之後存及
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
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
及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
爲賊所殺績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齒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
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
西將軍梁王彤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
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

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
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
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
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
率眾修洛陽千金竭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
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皋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
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
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
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眾襲
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

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眾勒乃
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輅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
領河東平陽太守東晉疆域志曰遙立州郡司州有河
東平陽二郡又按東晉初亦曾遙立
此二郡是時二郡屬石勒亦不過使矩假其
名耳魏浚傳浚亦爲平陽太守以亂不之官時饑饉相
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
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
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
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爲劉
元海所逼讀史舉正曰案此時劉
元海已死當云劉曜乞歸於矩矩將使其
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

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
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
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賊望見
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
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
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

東晉疆域志曰榮陽郡有韓王故壘相

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
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
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眾皆有懼色矩令郭
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烏不鳴凶胡臭羯何得

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
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
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
矩被攻遣弟芝率眾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
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
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
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
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卽斬振父子遂率
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
雅生等

案劉聰載記作劉雅屢見無生字此爲衍文

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

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
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
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眾不以爲虞旣而誦等奄至十
道俱攻粲眾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太半因據其營獲其
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
餘眾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
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
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元和姓纂二十陌云格出自允
格之後後漢侍御史格班之裔
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
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

病而死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是時劉聰強盛小挫未至大創何至憤恚而死此夸大之詞不足信諸

史攷異三曰劉聰載記聰間榮敗使太尉范隆赴之聰所居舍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以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矩因此附會以爲夸大之詞非實錄也晉書校文三曰載記劉勳追之戰於河陽雅

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

師大敗互異

西將軍榮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眾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肩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矩以眾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

歎及帝踐阼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

晉書校文三二日

元帝紀矩督司州爲刺史在大興元年六月至勒準弒劉粲則在八月今傳敘準粲事訖始接及帝踐阼云云

先後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

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

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

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

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

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

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

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

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

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墨接戰須臾退軍塢坂誦率勁

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

東晉疆域志曰陽翟縣有磐脂故亭

又大破

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

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

晉書校文三曰郭默祖約傳皆無此事疑非實

錄

石勒遣其養子恩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

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

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

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

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

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荅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遣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恩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脅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眾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援元作救不至降于石季龍勞格校勘記曰載記云季龍攻劉岳于石梁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傳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云降于季龍恐誤

之而不能討乃率眾南走將歸朝廷眾皆道亡惟郭誦
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荀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
司馬尙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
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部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爲大人父務勿塵
元和姓纂九日晉有段陸眷孫務勿塵案以陸眷爲務
勿塵之祖舛誤殊甚座爲塵傳寫之訛廿二史攷異二
十一日北史徒河傳作務日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
塵古讀勿如沒與日聲相近功王浚表爲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鄰
援懷帝卽位以務勿塵爲大單于匹磾爲左賢王率眾

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

塵子疾陸眷襲號

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石勒載記及北史並作段就六眷就疾聲相近故

下文亦稱就陸眷

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

及弟文鴛從弟末杯

王浚傳石勒載記作段末杯劉琨傳作段末波本傳下文亦作末波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爲勒所獲勒

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又鴛諫曰

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旣失浚意且

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

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

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龍同盟約爲兄弟遂引騎還昌

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

討勒

讀史舉正曰後云及王浚敗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案此皆建武以前事傳倒置又王浚死

匹磾入薊傳漏脫勞格校勘記曰案下文又云并檄涉琨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亦同是一事而重出

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

以候眾軍

文選放歌行注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

勒懼

遣閒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旣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

外欲襲奪其國乃閒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日以父兄

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

爲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

喪至於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

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爲單于及

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文選答盧諶詩注臧

榮緒晉書曰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案復與匹磾結盟俱

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士眾離散懼琨圖已遂害

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敦煌石室本晉

紀曰段匹磾既爲末波所敗煞太尉琨石勒遣孔萇侵略

范陽諸郡匹磾部眾遂離散且飢是月奔于厭次案元帝

紀大興四年石勒攻厭次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

沒於勒而匹磾之奔厭次史文不詳得此可補本書之

疏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

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

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

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
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
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
臨見欲出擊之匹礮不許御覽四百三十五王隱晉書
日段正礮召弟文鴛還厥次
石虎來先縱騎抄城左右鴛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文鴛
欲出擊胡礮疑有伏不聽出民出大爲胡所殺掠文鴛
日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
令眾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

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

御覽四百三十五王隱晉書
日鴛單將壯士數十騎出擊

胡所殺甚多胡騎退鴛追躡礮率步繼鴛虎伏騎起礮
鴛力戰殺胡數千鴛還赴礮礮已散還鴛所乘馬乏頓

季龍呼日

案御覽四百六十六引王隱
晉書作勒呼日與本書異

大兄與我俱是

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
文鴛罵曰汝爲寇虐人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
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御覽四百

三十五引王隱
晉書梁作稍

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

前提文鴛文鴛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

御覽四百
三十五引

王隱晉書作力極
斫殺人而後見執

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

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

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

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

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

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

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

勞格校勘記曰載記云匹磾與

檄出降與此不合

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

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
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
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
鴛亦遇鴆而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
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
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
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

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爲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爲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在入山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西諸郡居山間謂之羯胡十六國疆域志曰黎陽有在入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爲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卽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族子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

案地理志東阿屬濟北國此作東郡蓋朔兩漢舊郡耳

寓居

關中初爲雍州小吏河閒王頤敗亂之後

元作際

以爲武

威將軍後爲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

東保河陰之硤石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硤石在時孟津縣西二十里亦黃河津濟處

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爲揚威將軍

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

石梁塢

讀史方輿紀要四十八曰石梁塢在故洛城東洛水北

撫養遺眾漸脩軍

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

之者甚眾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

加侵暴於是遠近感

元作咸

悅襁負至者甚眾劉琨承制

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

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

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

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眾率眾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于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眾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周家祿校勘記曰地理志陰般諸傳皆作陰盤又歧

作陰磐本書磐石皆作盤石則陰般不得作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爲

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

故得無他曜引去餘眾依之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

屯宜陽界一泉塢水經洛水注曰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注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

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卽爲固一合之名起於是矣劉曜之將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於此諸史攷異

三曰按杜預傳不言有子尹爲弘農太守新唐書世系表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少子尹字世甫晉弘農太守晉書校文三曰水經洛水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篇注作一合鴨疑誤在傳

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卽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南尹在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眾南徙眾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眾降曜

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
眾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眾助周訪討平杜曾詔
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
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
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
反率眾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
屯卒於道成帝紀作卒于師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眾晉書校文三曰
攷石勒載記魏該弟遐等率該部眾隆
于郭敬則該卒統其眾者乃遐非雄也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御覽

三百八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郭默字允雄河
內懷人世以屠沽爲業默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墜
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河內陸允世之豪民望
見以女妻之案本傳失載字允雄下文云婦兄同郡陸
嘉當卽陸允之子永嘉之亂默率遺眾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
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眾撫循將士甚
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
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
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
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焉糴畢
設守讀史舉正曰案此劉聰時事通鑑入建興二年晉
書校文三日水經沁水篇注朱溝水又東逕殷城
昔劉曜以郭默爲殷州刺史督緣河諸軍事治此是則
默曾降曜傳述距曜事甚詳而諱其降殊爲失實御覽

三十八引前趙錄載郭默能貫甲跳塹各事當亦曜怒
以默會降曜故崔氏列入趙錄也默降劉曜事

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于劉琨琨知默
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
强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
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
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恩戰敗周家
祿校勘記曰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
當作石聰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
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
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

將軍劉遐卒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
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與右衛將軍趙盾討平之朝廷
將徵蘇峻懼其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
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
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
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
死圍解徵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書鈔六十四晉
中興書曰默既遠人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盾曰我能
樂爲邊將不欲內輔
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
始配給將卒無素

御覽二百三十八晉中興書曰我能
衛胡而不用更用虛名者且右軍主

禁兵禁兵不妄出有急方更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配給兵將無素是謂棄之

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

日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

詔免官不卽歸罪

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曰江州刺史允自武昌以一疾被徵爲右將

軍而王舒未至猶在湓口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案宋人避諱故改

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

滿等輕默倮露視之

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曰後將軍郭默旋而過允不禮之案本

傳徵默爲右軍將默常切齒至是

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

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曰臘日

遺默酒五升狔一頭默大怒投之於江

又僞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

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脗
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
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
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旣
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脗脗將吏欲距默默响之
曰我被詔有所計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脗尙與
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脗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
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曰遂與故將張丑宋侯孟
純等矯詔入城門莫有禦者允獨與其妾寢默至斬於
牀下及其司馬張滿參傳脗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
軍荀楷李纂傲默故也

內外掠脗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

庾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

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

制乃大赦天下梟庾首于大航以默為西中郎將豫州

刺史讀史舉正曰案豫當為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

陶侃讀史舉正曰案桓宣傳岳乃西陽太守武昌則劉詡也侃聞之投袂起曰此

必詐也即日率眾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庾

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七曰黃梅縣本

漢蕲春縣地縣城晉驃騎將軍郭默所築案默時已下

次尋陽故欲南據豫章黃梅與尋陽接壤其築縣城當

在是時惟本傳但言授征虜將軍徵為右而侃已至城

下築土山以臨之讀史方輿紀要八十五曰郭默城在九江府東北亦謂之陶公壘志云陶

侃討默策星
攻之因名 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

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

陶侃傳作宗侯御覽三十三引三十國春秋亦作宋侯 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

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卽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

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眾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眾戰勝獲多遂使立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旣拔迹危亡參

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
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
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
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眾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
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
重功虧身喪匹碑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斟注卷六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東

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才人

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

廣韻六至曰匱又姓何氏姓苑

曰廣江人元和姓纂八曰晉武帝才人常山貴氏生東

海越王案貴爲匱之脫文東海越王因牽涉東海王越

而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

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
美人生清河康王遼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
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
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諡今並略之其瑋
又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
年追加封諡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東字弘度

文選夏侯常侍誄世戚榮緒晉書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

沈敏

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
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

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便撓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卽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旣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

故事

周家祿校勘記曰細檢本傳暨諸王傳惟云齊獻王不云齊獻文王文衍文

廟設軒懸

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與允俱被害永宣二

年追諡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篡帝位

周家祿校勘記曰篡當作篡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

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周家祿校勘記曰泰始九年五月當作九年三月復以沖

繼兆當作以祗繼兆按十三王傳無城陽殤王憲祗傳云殤王薨復以祗繼兆是泰始六年城陽懷王景薨後

先以憲繼兆殤王憲薨後復以祗繼兆本篇景傳之下祗傳之上本有城陽殤王憲傳後人因兩城陽王而誤

創其一也宜照武帝紀補殤王憲傳云城陽殤王憲字某某懷王薨以憲繼兆泰始七年五月受封其年八月薨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

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允傳及吳孝王晏傳皆宜在代哀王演傳後允傳誤在前

吳傳誤在後宜照總序列正

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

尉

書鈔六十一王隱晉書曰允爲屯騎校尉給千人太尉營置長吏司馬案王書作屯騎與本書作越騎異

太

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假節

書鈔七十王隱晉書武帝紀曰永康九年秋八月朔詔曰淮南王允口行其德尙義

真心案永康爲惠帝年號且無九年王書旣爲武帝紀則是太康十年之謗無疑矣惟本書武紀事在十一月勞格校勘記曰案地理志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郡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則是時未有江州江二二
字疑衍或允後進督江州傳終而言之元康九年入朝

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

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旣有篡元作逆

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

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

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

也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大怒便收御史將斬

曰孫秀旣害石崇等以懼允

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

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

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

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文選

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作允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

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文選晉紀總論

允兵四勝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

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

睦祕案石勒有常侍睦洪見書鈔一百二十引田融趙

侯傳作睦遂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注曰以身蔽倫箭中

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

至未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闕晉書校文三曰

淮是準之謫羊祜傳故太尉準醜情輔子黨翼賊倫

彌加淮南即指此事蓋隸俗變準為淮因又謫為淮也

山簡傳楊準作楊淮誤與此同琅倫子虔為侍中文選

總論註引王隱晉書作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

於是遣司馬督護伏盾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

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為

盾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

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囧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

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
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
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忼愾國統
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
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圜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
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
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
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

周家祿校勘記
曰王上脫懷字

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

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
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
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
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
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
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薨
銓端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懷帝紀立豫章嗣立及冲
太孫薨齊王囧表曰東宮曠然豕嗣莫繼天下大業帝
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

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
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
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
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
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
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宣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
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盾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
穎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
爲皇太子旣而河閒王顒脅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
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燭

生隱起如麻栗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懷帝紀在元洛京傾覆沒于劉聰勞格校勘記曰太子被害年月不見於懷紀考王彌傳彌等陷京師殺皇太子詮則詮當没于永嘉五年又元紀太興三年五月景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於平陽則詮當没于太興三年非永嘉五年也紀傳抵牾未知孰是考王導傳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云云始知太子實没于永嘉五年江左以大興三年始奉諱故繫之元紀雖似不同

實未始不合也詮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謚殤太子見禮志

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晉書校文三曰永嘉六年二月汝陰王熙爲石勒所害見帝紀則國固未除也

吳敬王晏字平度

文選答賈長淵詩注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案

孝愍帝紀云吳孝王晏之子本傳總敘亦云李夫太康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此獨作敬王蓋誤

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

之傳祇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爲賓

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

廿二史攷異二
十一日按帝紀

永嘉元年六月復封賓徒王晏爲吳王
王不見徙封代事賓徒縣屬昌黎郡

拜上軍大將軍開

府加侍中長沙王父成都王穎之相攻也父以晏爲前

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

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

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

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

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

勞格校勘記曰淮南王
允傳齊王固以息超繼

允後固敗超被幽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則祥之嗣
淮南當在太安元年以後考本紀永嘉元年八月己巳

徙南平王祥爲宜都王是祥未嗣淮南
之前初封南平改封宜都傳俱不載
封漢王改封濟南勞格校勘記曰固惠紀作國又始平
爲趙王倫所害固封於永嘉元年在
迪被害之後疑固亦出繼始平也
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諡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
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
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

養之哀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耐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

皇極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
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璉遵以遵嗣追贈綜
給事中璉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璉各復先
官璉還繼梁國

梁王璉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
廢薨子蘇嗣太元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
孔樸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
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
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
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裕將

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

書鈔

七十晉中興書威蕃錄曰臻及弟餘有篤行初封新寧王年十二受拜流涕御覽一百五十一引作遵案書鈔誤遵爲臻本傳遵爲武陵威王晞第三子無弟有兩兄亦無名餘者書鈔所引有誤文也哀感左右

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

桓溫疎宗

御覽一百五十一引晉中興書作將軍桓伊嘗造遵遵怒門人曰何通桓氏門人曰桓伊

與桓溫

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

桓乎由是少稱聰慧

御覽一百五十一晉中興書曰由是少稱聰察及長輒凡退無復名

望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

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爲彭

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
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
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
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
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
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
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尙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
侯以邢顒爲家丞

魏志邢顒傳曰字子昂河閒鄭人爲
平原侯植家丞司隸校尉徙太常

劉楨爲庶子

魏志王粲傳曰東平劉楨字公幹注典略曰太子命甄夫人出拜眾人俯伏楨獨平

視太祖乃收楨減死輸作

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

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
閒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
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
煥疾篤帝爲之徹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恭王後俄
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旣封列國加以成
人之禮詔立凶門柏厯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
眾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
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

荒必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尙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鬕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厯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

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麤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甌以壺甌爲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旣滅殺而猶過舊此爲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卽窆葬之日卽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

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

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
爲琅邪王卽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
琅邪王康帝卽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廢帝爲琅
邪王廢帝卽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
阼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
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卽位於是
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周家祿校勘記曰
當從目錄作三王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
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

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
天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
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
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卽位嘗晝日見
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饑乏辛苦言竟不見帝
傷感因以西陽王羨立孫珣之爲後通典四十七孝武
帝太元六年詔曰
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爲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
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
用大夫禮三廟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准大夫
祭用士禮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珣之

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

謝珣之爲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宣康初贈左將軍

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周家

勸記曰孝武帝紀作武陵王孫寶按簡文追尊其母胡武陵兄弟不當以武陵曾孫嗣簡文子也

淑儀爲臨川太妃寶字弘文厯祕書監太常初學記十

注曰安帝二年太常臨川王寶啟府舍窄狹不足左將

移家母鍾年高違離廡室乞還第攝事詔聽之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

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

世說言語篇注文孝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

字道

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達

文選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詩注晉中

興書曰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立虛神棲事外實當旦案何法盛所引詔文與本傳詔文蓋同出一篇

爽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

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
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
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
與道子酣歌爲務姁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
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魏書司馬叡傳曰是時昌明年長嗜酒好內而弟會稽王道子任居
宰相昏營尤甚狎昵諂邪于時尼郡守長吏多爲道子
娼構扇內外風俗積薄人無廉恥所樹立旣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
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
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
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立嘗候道子正遇其

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

立伏地流汗不得起

御覽三百八十七引續晉陽秋作元見此辭執難測伏席流汗長

史謝重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

之議宜裁之聽覽

書鈔一百二十八檀道鸞春秋曰長史謝重斂版正色曰故大司馬廢昏

立明功高社稷風塵之論宜絕聖聽世說言語篇作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

道子領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立立乃得起

世說言語篇作我知

我知卽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

由是立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

時朝政旣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

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

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

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
領眾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
遠立虛之神以五誠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
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未必手刃害之
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天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
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
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
而眾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
五誠麤法尙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
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

宜出臨東宮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
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
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
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
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
已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
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詔進書鈔六十六
陸道瞻吳地
志日張敞字宏源爲東宮中舍人八年不轉會稽王嬖
人茹千秋日中舍人名望久滿比侍公坐當進拙言敞
正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爲
不答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

宋書五行
志東府城

又有靈秀山司馬道子所造書鈔七十晉中興書會稽王錄曰道子於前第內築山穿池治樹竹木工用十餘萬寰宇記九十曰東府城輿地志云晉安帝義熙十年築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東府城在皇城西安門外清溪橋東南臨淮水晉道子使宮人爲酒肆沽賣於水側會稽王道子宅也

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

御覽入百二十八晉中興徵祥說曰山池

之閒處處有肆婢酤賣肉於其中道子將見幸乘船至酒肆輒攜入肆買肉酒狀如市廛以爲笑樂帝嘗

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

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吏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輔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衍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姁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餓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沒命而恆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恂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

傳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愼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

案下文云仙民卽徐邈邈本傳因避唐諱不載其字乃此

處兩見仙民蓋避之未盡也

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

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卽王珣甯卽王恭仙

民卽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書鈔五十九王獻之啟表云中書職掌詔命當不是寄故非輕才所可獨任也又曰自大晉建國常令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王言珍徽德音四塞案道子是時已受封會稽而仍稱琅邪者敘其始封也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眾事動靜諮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卽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尙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

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

徐州文武悉配之

晉略曰據此則道子當并領衛將軍史文不具

屬道子妃薨

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

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

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

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晉經山王逼屈

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

周家祿校勘記曰著誤者

有禮無時賢哲

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内外道子

甚懼復引譙王尙之以爲腹心尙之說道子曰藩伯疆

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

其司馬王倫爲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尙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尙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旣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

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
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
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
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
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
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尙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
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魏書桓立
傳誤作征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珍勞格校勘
虜將軍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旣而楊佺期
桓立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

楊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太守

溫詳章安太守孫泰等

孫恩傳作新安太守

發京邑士庶數萬人

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

魏書桓玄傳作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

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眾

魏書桓玄傳赴

江上有人馬二字甚眾下有良久乃定四字

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

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騷然詔元顯甲

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

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

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

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

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

怒而無如之何魏書司馬叡傳曰以元顯爲揚州刺史

自授而道子弗知既廖乃大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

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

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

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

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

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

顯錄尙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魏書司馬叡傳曰

日甚希至是無政無大小一委元顯魏書司馬叡傳政

事俾晝作夜

政無大小一委元顯

無大小作於是內

外政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書鈔五十一王韶之晉紀曰隆安三年

志論謂會稽王為東錄司馬元顯為西錄元郡縣圖

道子於東府城領州故亦號此為西州又曰謝安薨道

子代領揚州仍前府舍故稱為東府而謂揚州解為西

州案東府即謂東錄西府車騎填湊魏書司馬叡傳東

第門下可設崔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

至魏書司馬叡傳曰元顯年少頓居或以為一時英傑

或謂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御覽

五百四十一桓元傳曰元顯娶妾始同帝又以元顯有

六禮以尚書僕射為媒人長史為逆客

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

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

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
議稱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
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
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珍爲孫恩所害
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
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魏書司馬叡
傳曰封子彥
章爲東海王食吳興四萬餘戶清選友學臣寮尋以星
吏兵一同宗國案章當作璋安帝紀亦作璋
變元顯解錄復加尙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
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
朕勝之術魏書司馬叡傳曰元顯置酒高會道子惟日
祈于鍾山類聚七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

餘里有鍾山舊名金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曰蔣山又庾闡
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曰蔣山又庾闡
揚都賦注曰建康宮北十里有蔣山輿地圖謂之鍾山
御覽四十一金陵圖曰後漢末蔣子文為秣陵尉逐盜
鍾山北為賊傷額而死常謂青骨死當為神至吳大帝
下都子文乘白馬慘搔頭執白羽見形故令史白吳王
為立廟不爾當百姓大疫大帝猶未信又翊日見於路
當令飛蟲入人耳後如其言帝乃立廟鍾山封子文為
蔣侯改為鍾山即此是也御覽二百六十八八入百八
二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佻捷無度常
自言己青骨死當為神當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於鍾
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
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
生吏見驚走子文進馬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之神
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使蟲入耳
為災吳主謂為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
又云不祠我將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主患之封既
為中都侯加印綬立廟改鍾山為蔣山以表其靈
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立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

馬叙傳

曰桓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曰賊造近郊以風表求征討時恩去未遠玄表未至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這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

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柰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魏書司馬叡傳曰庾楷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眾不爲用若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謀于劉牢之牢之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西討案本傳上文謂元顯以張法順之言爲然使至京口魏書則云元顯得庾楷之書始遣法順情事微異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

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
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卽配太
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
州諸軍事通鑑晉紀注曰時晉之境內有揚徐南徐充
南兗豫南豫青冀司荆江雍梁益宣交廣十
入州而已元顯盡督之通鑑注辨正曰案十八州史無
明文胡氏以意度之然充豫之分始於宋代徐州之分
亦在元興以後宋書州郡志云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
北徐淮南猶爲徐州是東晉之世不但無南兗南豫並
無南徐之名也唐人修晉史者不諳地理誤仍宋志追
稱以爲晉制固然因於地理志中輒有南兗南豫南徐
名目試檢紀傳南渡百有餘年除刺史者一一可稽曾
有南兗南豫南徐者乎胡氏此注亦承晉志之誤今攷
正當以幽并秦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劔二十人以伐桓
足十八州之數

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

有成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

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

周家祿校勘記曰繼於義當作繫然古者繼繫相通後漢書李

固傳羣下繼望卽維繫之義本書繼繫係系四字往往通用

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

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

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

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干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

斷江路商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

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

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

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

列陣于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

魏書桓玄傳作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

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眾逐之眾潰元顯

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魏書桓玄傳法順下有一騎二字問計於道

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

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荅曰爲王誕張法順所誤

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

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

酖殺之寰宇記一百九王烈之安城記曰桓玄徙司馬道子于安城元興元年九月至平都十二月晦

鳩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

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
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
世難以孟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
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敘宜崇明
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
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
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
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
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
合葬於王妃陵

襲字記一百九王烈之安城記

追謚元

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也竟坐棄市晉書校文三曰宋書言元顯第五息名法興桓玄平得歸劉裕太妃不悟哭忌而害之則元顯子實非詐但名互異耳之甚慟修之復爲嗣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一律作脩薨謚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

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土未乾國
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
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
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慄慄周餘竟沈
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于此詳觀載籍未或前
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蕪槩信惑讒諛遂使
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
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
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凶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
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

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
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
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矣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
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斟注卷六十四